

讲故事

JIANG GUSHI



1

1966



讲 故 事

·丛 刊·

第 一 辑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名：文12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 1/4 字数：34,000

1966年1月第1版 196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5,000

统一书号：R10024·3191 定价：0.09元



楊兆三 画

“要經常學習先進人物的榜樣，學習他們崇高的思想，堅強的斗志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向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安業民、雷鋒等英雄學習，把他們的模範事迹當做一面鏡子，不斷的對照檢查自己。”

——摘自王杰日記





上图是解放军空军某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给少先队员们讲空战的故事。

(空军部队供稿)



王杰的故事

济南部队《前卫报》供稿
本刊改编

王杰是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的班长，一九六一年入伍后，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他在江苏省邳（pī）县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十二个民兵和武装干部的生命，英勇地牺牲了。

王杰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是董存瑞、黄继光式的英雄，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又一个雷锋。现在就来讲讲王杰生前的几个小故事。

千锤百炼

在祖国的东南前线，工兵战士们刚刚庆祝了国庆十二周年，又开始了紧张的施工。叮叮当当的打锤声，和阵阵高昂的号子声在山里发出了回响，人们像穿梭似地忙碌着。这时，在一条坑道口，有个新战士，低着头，叮着手上的茧子，迈着艰难的步子慢慢走来。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今年八月入伍的新战士王杰。指导员冯安国看到王杰皱着眉



头走来，赶紧迎上去问：“怎么啦？被困难吓倒啦？”“不，指导员，我和杨洪江的指标，为什么总是赶不上呢？”“哦！原来是为了这个。这好办，多看

看《愚公移山》就能解决了。”指导员说完，笑着拍了拍王杰的肩膀。

王杰从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里汲取了力量，他想：愚公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又是搬两座大山，碰到困难都不动摇，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碰到一点困难难道就泄气了吗？决不能！从这以后，王杰经常在工地上，举着十二磅的大锤，满脸淌着汗水，一上一下打个不停。帮他扶钎的杨洪江在一旁直嚷：“换换！”“换换！”王杰只是一个劲儿地抡锤，怎么也不换。到了休息的时候，王杰跑到这个组看看，又跑到那个组瞧瞧，他看得那么仔细，仿佛要把每一锤都记在心上。又休息了，他见钎子已经扎进石头很深了，就干脆一个人打锤，叮叮当当练起硬功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王杰和杨洪江这个小组能完成每天的指标了，但是水涨船高，还是落在其他组的后面。王杰拚

命地赶，手练肿了，仍然坚持下去。连绵不断的毛毛雨，随着海风向山上扑过来，天气突然变冷了。每打一锤，水眼里的石浆就喷到脸上和手上。王杰的手背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痕，他咬着牙，仍旧坚持着干。不久，穿孔的速度终于赶上了大家。王杰的手背、膀子肿得很厉害，攥(zuàn)不起拳头，伸不直指头，他不得不用左手吃饭。领导上叫他休息，他还是在工地上来回跑着，运钎子，运渣子，一会儿也不肯闲着。

三四天过去了，王杰的手刚刚消肿了一些，又投入了紧张的施工，千锤万锤地苦练下去。王杰就这样，终于练出了一手打锤的硬功夫，被评为全连的打锤标兵。

通宵守卫在岗位上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工兵一连的同志们，经过一天的架桥作业，已经很疲劳了，晚上，六班的战士们围着火炉取暖，有的在谈论一天训练的收获，有的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班长李文祿因为得了感冒，斜倚在床上休息。他轻轻地唤了一声：“王杰！”王杰答应一声，合上毛主席著作，走过去。班长对王杰说：“我今天头痛得很厉害，不能去站岗了，你去替我站第一班岗吧。”王杰轻轻地把被子盖在班长身上，说道：“你早点休息吧，我就去！”说完，他马上穿好大衣，拿起枪来，枪查了一下子弹，就上岗去了。

这时候，夜深人静，一阵阵寒风迎面吹来，王杰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王杰并没有叫人来换岗，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累一点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温暖的屋子里多休息一会儿，我就感到幸福。

天渐渐地亮了，营房里响起了起床的号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班长坐起来擦了擦眼睛，向旁边一看，王杰床上的被子迭得整整齐齐，他并不感到奇怪，以为王杰又和往常一样，很早就起来给大家打洗脸水去了。可是他刚刚站起来，却发现水桶还放在门口，就急忙问：“副班长，你最后一班岗交给七班了吗？”副班长回答说：“没有人叫我站岗呀！”这时大家都喊起来：“一定是王杰站了一夜岗！”

王杰多站一两班岗，是极平常的事，他通宵地守卫在岗位上，第二天还照常地工作和学习呢。

暴风雨的夜晚

有一天深夜，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瓢泼(piáo-pō)的大雨下个不停。王杰从梦中被惊醒了，他突然想起白天工地上还放着油桶、木料、抬筐这些施工器材，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冲出门去。

王杰迎着狂风暴雨，一口气飞奔到工地，他猛然抬头一看，啊，不好！山洪滚滚地流下来了，木料已经被冲散，油桶

也被冲得东一个西一个，施工器材遍地都是。王杰知道，这些东西要不赶快抢救，马上就要被洪水冲走了。他立刻命令自己：“决不能让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顶着狂风暴雨，奋勇抢救起来。这时，他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叫喊：“副班长、副班长……”王杰回头一看，原来是本班新战士刘承科和吴庆忠跑来了，他立刻向他们招了招手，大声喊：“你们来得正好，快跟我来！”

雨下得很大，四周一片漆黑，在洪水中要把许多东西收集起来可不容易，他们看不清器材在什么地方，就到处去摸。有时，天空一打闪电，他们就趁着亮光抓住器材不放。小刘和小吴找到个油桶，抬起来就往山坡上跑；王杰摸到个油桶，推着就往山坡上滚。这时，王杰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三四十斤重的木料，一扛就是三根，迈开大步就往山上跑；大抬筐，两手一提就是五六个！路不好走，山洪又把坑道口的石头卷了下来，在脚下咕噜噜地滚动。王杰不知被绊倒了多少次，浑身跌得像个泥人，石头把他的手和腿碰出了血，他根本不顾这些，扛了一趟又一趟，搬了一件又一件……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激战，他们终于把工地上冲散的十五个空油桶、二十多个抬筐、一百多根本料全部运到山坡上去了。

贮藏室里的灯光

熄灯号已经响过两个多小时了，营房里静悄悄的，战士们都睡了，可是工兵一连的贮藏室里还亮着灯光。值班员走到窗前一看，只见王杰埋着头，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东西。值班员感到很奇怪，这么晚了，王杰还在写什么呢？

原来，这天晚上，副连长高绍忠叫王杰抄一份教案，王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立刻动手抄起来，一直抄到熄灯还没有抄完。他躺到床上，按照平时的习惯，检查自己一天来思想和工作，从早晨到晚上，一件事一件事地想着，最后觉得白天的任务都完成了，就是晚上副连长叫他抄写的教案，还有一半没有完成。本来这份教案并不急着要用，明天抄写也可以，但是王杰可不这样想，他认为第一，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应该尽一切力量去完成；第二，今天的事情今天应该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如果把今天的事情拖到明天去做，就会养成疲沓的作风，到战时就完不成战斗任务。想到这儿，他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怕妨碍同志们睡觉，就从床上爬起来，摸着黑，轻轻地穿好衣服，走进贮藏室，打开电灯抄写起来。直到十一点多钟，才把教案抄完，虽然比平常晚睡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他觉得浑身轻松愉快，因为他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任务。

五把扫把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司务长秘金玉刚刚起床，一排、三排的几个同志就来找他领扫把。司务长说：“昨天我到街上去没有买到扫把，今天一定给你们买来。”一排、三排的同志笑着说：“别骗人啦，你昨天买了五把，都给二排了！”秘金玉一听，不觉一愣：“五把扫把？哪儿来的五把，还给了二排？我这几天确实没有买过扫把呀！”“不相信你到二排去看看。”一排、三排的同志说完，便拉着司务长到二排去。

司务长到了二排，一眼就看到二排的同志们，拿着五把新扫把在打扫，一个个干得正起劲呢！司务长问他们扫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都说：“不是你发给我们的吗？”司务长听了这个回答更莫名其妙了，经过再三地了解，才弄清了这五把扫把的来历。

原来，头一天晚上，王杰请假到市里给家寄钱，在回来的路上，忽然看见有卖扫把的，就想：这几天连里正好缺扫把用。他便停下来将身上仅有的一元多钱拿出来，买了五把扫把，回来以后不声不响地放在排里。第二天一早，二排的同志看到了新扫把，以为是司务长发的，拿起来就用了，直到一排、三排的同志向司务长去领扫把，才真相大白。

一 只 苹 果

王杰在连队里，用火热的阶级感情关心着每一个战友，在医院里，他也是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他那种深厚的阶级友爱，感动着每一个病员。

一九六四年，王杰因为右手烫伤住进了医院。有一天，医院分给每个病员几个苹果，王杰的邻床病员陈杰祥，刚刚把苹果拿到手，就对王杰说：“早吃晚不吃，先尝一个吧！”王杰也拿起一个大的，看了看，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又把苹果放下了。他找了几张纸把苹果包好，放进床头的小柜子里。小陈看了，像开玩笑地说：“苹果放着不吃，还等着生小

苹果吗？”王杰说：“你别着急，早晚会有病人吃的。”小陈却不管那一套，很快就把分给自己的苹果吃完了。



三天以后，小陈动手术了，手术后躺在床上，吃不香，喝不甜，口干舌燥，他多想吃一口苹果呀！就在这个时候，王杰打开纸包，拿出一

个黄澄澄的大苹果，送到小陈的嘴边。小陈一看是苹果，不知是哪里来的，他抬头看了看王杰亲切的脸色，忽然想起了前几天王杰存放苹果的情景。小陈立刻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来：“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事，你却早就为我想到了。”

王杰对同志这种高度的热忱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他牢牢记住了毛主席说的这段话：“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周光中摄影

----- 講 故 事 活 动 -----

十一月下旬共青团南汇县委和县文教局联合举办了第二次少年儿童故事会串。来自各公社的小故事员一共讲了一百来个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创作故事。通过交流，大家提高了认识，丰富了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讲故事活动打下了基础。县委、县团委和县文教局的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勉励小故事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大讲革命故事，做红色的宣传员。

南京市少年之家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组织了两场“儿童故事创作交流会”。会上由十四所中、小学的小故事员讲了由老师和同学创作的故事。共有《大彩球的故事》、《预备队员郭小明》、《保管员的故事》等十三个。这些故事，大部分反映了少年儿童学习雷锋后新的精神面貌。



活捉美国飞贼

海軍战士 李大寬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那天中午，海南島翁田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正在田间休息。在海边不远的山坡上，有一个人在给公社拌石灰。他就是当年琼崖纵队的老游击队员符大伯，个子不高，平顶头，年纪大约五十开外。可是干起活来“哼哟哼哟”地和小伙子一样，把衣袖、裤腿往上一挽，赤着一双脚，身上一块块紫铜色肌肉鼓了起来，一抹胡子上挂满了汗珠，也顾不得擦。他正抓紧时间给公社办好事呢！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嗡——一阵刺耳的尖叫声，符大伯抬头一看，只见天上有个大东西，拖着一股浓烟，直插进大海，紧接着咣的一声冲起丈把高的水柱。“好！美国飞机又给咱揍下来了。”符大伯说着又往天上一看：“哎？”怎么天上掉下一个小白点？他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一拍大腿说：“不好，敌人跳伞啦！”话音刚落，就听得“叭！叭！”两声枪响，接着呜——海上到处响起了海螺声，岸上的大钟也“当当当”地敲起来。好家伙！渔船像千万枝利箭，封锁了整个海面，山上山下，山前山后，村里村外，民兵们像潮水一样涌向海岸，

杀声震天动地：“抓俘虏啊！”“抓美国鬼子啊！”“抓活的！”
美国飞贼掉进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啦！

符大伯这时心里燃起了怒火：“美国鬼子，你好大胆，竟敢把战火烧到我们土地上。”说着，一把操起拌石灰的木棒，迈开大步，达这达这直奔海边，纵身一跳，躲在一块大石头背后观察动静。哎？怎么不见人影？只有一块磨盘大的红白两色的布挂在树梢上。符大伯骂道：“好啊！鬼崽子，你还跟我玩捉迷藏！你以为躲在里边我就抓不着你啦？”说着一个箭步冲上去，抡起大木棒：“你给我出来！”狠狠地打了一棒。哎？怎么没动静啊？大伯唰地一下揭开那块伞布，“啊！”符大伯愣住了，原来自己扑了个空，底下没人。这下可把符大伯急坏了！但是他一看海上、陆上到处杀声震天，便又放下心来，狠狠地骂道：“鬼崽子，你跑不了，你能跑出这个天罗地网吗？”大伯心里明白，虽然自己是单身一个人，但身后有着六亿五千万人民，哪怕敌人有三头六臂，也要把他捉住。符大伯接着就沿海岸线搜索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噗噗噗一群八哥从他头顶飞过，大伯是有多年斗争经验的老游击队员，这群鸟飞过，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海南岛的秋天和夏天一洋，中午的太阳，烤得地上滚烫滚烫的。在这个时候，八哥是不会出来的。符大伯回头一看，原来八哥是从山下椰子林里飞来的，心想：飞得不是时候啊！鬼崽子，莫非你藏在山脚下的椰子林里？哼，看你往

哪儿跑！想着就握紧木棒一步步向椰林方向搜去。

符大伯一进椰林，就远远望见一堆刺猬丛里有个影子，听到了“沙沙”的响声。符大伯心想，里面一定有人，就紧盯着刺猬丛，慢慢地绕到椰子树后面，向那里一步步接近。

躲在刺猬丛里的是不是美国鬼子呢？一点不错。他就是美国上尉飞贼史密斯，从南越岘港起飞到中国来盗窃情报的。这家伙长了个黄脑壳、灰狼脸、高鼻子、蓝猫眼。他起飞以后，上司一直在担心他“死没死”？这“死没死”倒没死，却吓了个半死不活，心里卜卜跳，脑袋嗡嗡叫，也分不清哪是东南西北了。你看他那熊样，不停地摆动着黄脑壳，一对贼眼四处张望，鬼鬼祟祟，跌跌冲冲地钻进山脚下的椰子林里，在这堆刺猬丛边上慌慌张张地和南越岘港联络起来。他一打开报话机，就听得对方早就在叫他了：“你‘死没死’？……”“我还沒有死，還沒……”“你在哪里？”“我在海南岛。”“混蛋！我知道是海南岛，我问你在海南岛的什么地方？”“嗯……大概在西……西部。”他给吓糊涂了，翁田是在岛的东部，他倒说了个西部。“好！你注意隐蔽，再过两个小时，我们派飞机来接你。”“妈呀，还要两……两个小时啊？那……啊！”说到这里，他忽然发现一个老头拿着大木棒跑过来“接”他了，距离只有二百米。“死没死”心想：还说两个小时呢，两分钟沒到，就有人来“接”我了。他什么也不管，摔下耳机拔脚就跑。符大伯一下子就把他看清楚了：“嗬！

果然是个美国鬼子！”刹那间怒火冲天，他一边加快脚步追赶，一边大声喊：“美国鬼子在这儿啊！”“快来抓活的！”“别让他跑啦！”符大伯抡起大木棒追了上去。史密斯一听见喊声，更慌了：哎呀！上帝保佑！怎么这老头一边追还一边喊啊？别看这鬼子平时笨手笨脚，这回可成了长四条腿的兔子，连滚带爬拼命地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也软了下来。回头一看：“哎呀，妈呀！”不看倒还好，一看更糟糕！这……是什么新式武器啊！还那……那么粗呀？！只见符大伯一副铁青的脸，两道浓眉竖了起来，瞪大两只眼睛，扬起木棒猛冲过来。史密斯在椰子林里拐弯抹角地跑了一阵，实在跑不动了，也无路可跑啦！

史密斯一溜眼，发现前面又有一堆刺猬丛，也不管里面有多大，抱着脑袋撅起屁股钻了进去。这刺猬丛是海南岛一种野竹子，上面长满竹刺，横竖交叉，密密麻麻。史密斯用尽全身力气，才钻进一个头，脸和脖子都给刺破了，痛得他嚎嚎直叫！这功夫，符大伯已经赶到跟前，一看这狼狈相，又好气又好笑，原来纸老虎是个这样的脓包。史密斯一看，人已经到跟前，吓得浑身直哆嗦，脸色苍白，连气也出不来，索性趴在那见装死。这时候，符大伯就像当年捉日本鬼子一样，一个箭步，“嗖”地冲了上去，大喝一声：“出来！”这家伙不懂中国话，还是趴着不动。这下符大伯更来火了：“好！狡猾的东西，你装死。”说时迟，那时快，上去就是一